

# 大乘起信論講

## 記(六)

敏智法師講  
大成居士筆錄

「如菩薩地盡，滿足方便，一念相應，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，以遠離微細念故。得見心性，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覺」。

至此得到究竟成佛。衆生如果存心見佛，就仍然是一種妄念。金剛經說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」。所以衆生妄想見佛，實由魔生，必須掃除。禪宗香板，稱爲金剛寶劍，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。修行者但怕遭魔，所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修行的人，必明此理。佛教與普通宗教不同，一念生就是妄，必修到一念不生，一絲不掛，把妄念層層剝除，一毫不留，才能成佛。禪宗說：「明心見性」，就是根據大乘起信論而來。

以上所講破滅相、破異相、破住相，至此講到破生相，生相無明是最難斷的。十地菩薩修行多劫，修完六度萬行，才能滿足方便。六度之中不外福慧二字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都是修福。此乃菩薩的修，非凡夫所能做到。精進通於智慧，福慧雙足，才能成佛。修行的人有的福足慧不足，有的慧足福不足，可見修行成佛之難。

菩薩修行地盡，滿足方便，修完六度萬行，福慧兩足。「一念相應」卽無分別智，無分別智就與如如相契，一天烏雲消散。「覺心初起」，譬如天上日光，被烏雲所遮。及至烏雲散盡，就露出日光。其實日光始終照耀，因有烏雲遮掩，和不遮掩的差別，而有日光顯露與不顯露的不同。剝盡妄想後，並非另外有覺，本來每個人都有本覺，都有智慧之光。佛能斷盡妄念，除盡煩惱，所以成佛。衆生的智慧高低不同，就因煩惱有深淺的差別。

佛教之理最爲究竟澈底，一念生相，無明斷盡，顯出智慧，實在並不是初起。然則「覺心初起」之「初」字怎樣解釋呢？要知道大智慧光明藏中，並無初相，常常是，恒恒是，永遠如是，不是今有昨無。在衆生所以不顯者，都因自己辜負了自己。譬如

東西方向，有人指東爲西，其實那有東、西的分別呢！可能東卽是西，西即是東。覺心也是如此，能斷滅微細妄念就是覺，不能斷就是不覺。衆生自暴自棄，不敢擔當「心無初相」，不知智慧本來就有。所謂迷者自迷，悟者自悟，一切都由自己。想作凡夫，就是凡夫，想作聖人就是聖人，聖凡大權操於自己。

「以遠離微細念故」。一念生相無明，最爲難斷，在佛果上說，須有金剛智，所謂金剛道後異熟空。「得見心性」。心性本來無生無滅。「心即常住」。所謂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不垢不淨，如此「心即常住」，這就是究竟覺，衆生要如此，才能成佛，不可依賴佛或菩薩，幫助你消災，要自己去作，去修行，消滅妄想、煩惱，以證大智慧。佛能將滅、異、住、生斷淨，以大智慧成佛，我等如能證此大智慧，自無不能成佛之理。

「是故修多羅說：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，則爲向佛智故。又心起者，無有初相可知。而言知初相者，即謂無念。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爲覺。以從本來念念相續，未曾離念，故說無始無明。若得無念者，則知心相生住異滅，以無念等故。而實無有始覺之異。以四相俱時而有，皆無自立，本來平等，同一覺故。」

以上一節所講，從凡夫人到佛果位，消除妄念，消除煩惱，由粗而細，將微細妄念層層消除，得見本有的心性，是爲究竟覺。分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，離去最微細的妄念，於是成佛。衆生所以與諸佛不同，皆因虛妄分別心不能消除，不知本覺體上本來無念。如果離去微細妄念，「心即常住」。爲了證明無念可以見心性，馬鳴菩薩引用了「修多羅」曰：「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，則爲向佛智故」。「修多羅」乃梵語，譯曰：「契經」，所謂「上契諸佛之理，下契衆生之機」。衆生雖然妄念紛紛，終日奔馳來無體，是虛是假，則所謂有念實在等於無念。衆生之所以與諸

佛不同，就是因為衆生有念，而諸佛無念，衆生體察到無念就是趨向於佛的智慧方面前進了。

可見諸佛與衆生不同之點，完全在於智慧之有無，衆生愚癡無智，才生妄念。衆生妄念的多少，全由智慧薄厚而定。不過衆生若能觀到無念，就是有了大智慧。

「又心起者，無有初相可知。而言知初相者，即謂無念」。

上面講過「覺心初起，心無初相」。此處再申說「覺心初起時，根本無有初相可知」。覺心起時無始無初，因為在覺體上找不到初相。既如此，上面所說「覺心初起」的初字，作何解釋呢？「而言知初相者，即謂無念」。就是說把微細無明斷淨之後，在覺體上離去了妄念，似乎有初相，而是無念。也可以說在覺體離去妄念時就是無念，從無始以來，虛妄分別念就與衆生相互爲因，相互爲果。到妄念斷盡時，是爲無念。所謂「初相」者，就是無念的境界。

由此可知止息妄念之難，在衆生心中，每分每秒刻刻不停，於是苦痛煩惱，也因妄念生滅相續，無法解除，到了能息妄心時，才是無念。

「是故一切衆生不名爲覺。以從本來念念相續，未曾離念，故說無始無明」。如上所述，「無念」就是「初相」，離念即無初相，也就是無念。一切衆生，從「凡夫人」「二乘」乃至於菩薩，在煩惱沒有斷淨時，都不能說是「覺」，因為衆生整日在妄念中過生活，如何有「覺」？何以故呢？「以從本來，念念相續」，念念就是虛妄分別心，前念滅，後念生，前後相續，無一時

如果衆生得到了無念，就能明白上面所講的覺：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，這四相似有層次，滅相最粗，其次異相、住相又次之，最微細的是生相。四相好像很有前後差別的，要知道此生、住、異、滅相是由虛妄分別心上生起。本來清淨，本有覺體，沒有種種相，自從有了妄念之後，似乎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勾鎖連環的生起來，其實四相不離覺性體。譬如古人云：「不知廬山真面目，只因身在廬山中」。身在廬山之中，自然不能看到廬山的真面目。衆生如在妄念中，對於妄念，自然也就不能見到。是非中人不知有是非，所謂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，只因旁觀者置身事外，可以判斷是非。衆生到無念，離開妄心時，才知道妄想分別心相。生住異滅，在本來清淨覺體上，本來就沒有。衆生在有念時，不知無念，到無念時，方知生住異滅的妄想分別心全由虛妄而來，完全虛幻不實，本來是假。能夠知道此理，就是到了無念的境界，亦就是了知心相生住異滅。反之，不到無念，就不能了知。又四相念，本來無念，無念即無生住異滅，無生住異滅，才知同一無念，故說：「以無念等故」。

「而實無有始覺之異。以四相俱時而有，皆無自立，本來平等，同一覺故」，上面講過「以不覺故而有始覺」，有了始覺，覺到本覺。好像始覺不同本覺，實在由始覺到究竟覺，始覺就是本覺，並無始初之相。始覺和本覺本來就是一個，何以故呢？心相生住異滅，表面似乎有層次，有前後差別，有粗細分別。實際四相乃同時而有，並非異時而生。攝大乘論云：

處夢謂經年，悟乃須臾頃，故時雖無量，攝在一剎那。

譬如衆生處身夢境時，以爲很長，其實夢覺不過須臾。所謂長劫攝短劫，短劫攝長劫，一切劫攝一切劫，一切劫攝一劫，時間爲假，實際始覺本覺無有差別，始覺覺四相，初覺滅相，次覺異相，再次覺住相，以後覺生相。表面上好像有先後層次，逐漸而來，不知四相同時。無量時間攝於一剎那中，那裏有長短相呢？故說「四相俱時而有」，沒有先後相，也無粗細次第，故說「皆無自立」。在小乘俱舍論中講：大滅中有小滅，大異中有小異

「若得無念者，則知心相生、住、異、滅。以無念等故」。

，阿賴耶識是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。生滅是妄染，不生滅是真如。兩者對立。其次，阿賴耶識中又分覺義與不覺義。覺義是清淨，不覺義是染污。清淨的覺義就是智慧，不清淨的不覺義就是無明。二者也是對立。阿賴耶識本來統一爲體，但在衆生就有染淨二法，這染淨二法，是矛盾而對立的。悟眞如信唯一眞如絕對一元，未悟衆生則有二元。矛盾對立，佛則只有眞無妄，唯有一元。因妄念未除則爲衆生，妄念除淨則成佛果。佛與衆生就是在一有妄念一無妄念的分別。

「復次本覺隨染分別，生二種相，與彼本覺，不相捨離」。

上節講始本二覺，現在講到隨染本覺。何爲隨染本覺呢？隨染本覺，因爲有染污法才顯出覺體的妙用。所謂隨染，就是說每人原來都有本覺，只因被不覺遮掩而成污染，所以叫做隨染，此其一。其次在應化方面，謂佛在教化衆生時，衆生是染污的，佛雖清淨，但爲教化衆生就不能不顯出老比丘相了，因此隨染分別生兩種相，與彼本覺不相捨離。

「云何爲二？一者智淨相，二者不思議業相」。智淨相就是「根本智」，根本智本來清淨，雖在染污之中而不爲染污所染。此種智淨相從何處顯出來呢？要從染污法中顯出，從不覺之時顯出。無明法是染污的，清淨智是清淨的。「二者不思議業相」，不思議業就是如來身、口、意三業，現出種種微妙境界，爲一切衆生現身，使一切衆生得到大利益。如來之身、口、意三業其微妙處，不可用心去「思」，也不可用言語去「議」，所以說爲「不思議業」。

智淨相要去除生滅，去妄相，由妄想中染污中顯出來。有染污能顯智淨，無染污就根本談不到智淨。不思議業相如何才有呢？乃因教化衆生，有衆生才有不思議業，無衆生即無此相。所以這二種相是由隨染本覺而生起的。

「智淨相者。謂依法力薰習，如實修行，滿足方便故破和合識相，滅相續心相，顯現法身，智淳淨故」。本覺由隨染分別生出兩種相。既如上述。所謂智淨相，究竟如何生起呢？論曰：「依法力薰習」。所謂法力，就是衆生的心，有無漏性功德，而

起信念，直接的講也就是如來藏內在熏習力，使你學佛。有的衆生遭遇疾苦困難，起而信佛。可證染法並非是壞，相反的可以助成道力，增長修道信念。法力就是因爲如來藏具種種因緣，迫你向道。另有善知識爲外緣。如來說法用四攝法。四攝法就是「愛語」「布施」「利行」「同事」。菩薩不惜作種種方便，教化衆生，投其所好，廣度衆生。一方面有如來藏作內因，一方面有善知識作外緣，「依法力薰習」，內因外緣，能將衆生，由凡夫、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轉作賢人，然後登地作菩薩。「如實修行」，登上十地，無明分分破，法身分分顯，依法性理如實修行，這樣修足種種方便，無量法門，到菩薩地盡，方便圓滿，福慧二足。

「破和合識相」和合識相，即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的第八阿賴耶識。到菩薩滿足方便時，就將和合相、生滅相消除，而顯出不生滅法，也就是無垢清淨第九識。楞伽經稱第九識爲白淨識，即無垢識。第九識就是在阿賴耶識破了和合相之後而顯。生滅染污法消除之後，所餘者就是不生滅，就是清淨法，和合識相也就破了。

「滅相續心相」相續心相在楞伽經上有兩種解釋：其一、指前七識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生生滅滅乃是粗顯的相續。其二、第八阿賴耶識，也是生滅相續，其種子之生滅，如大瀑流水，前後相續，一剎那間不知經過多少生滅。第八阿賴耶識，含藏一切善惡種子，乃是微細的生滅，不易斷除。經云：「阿賴耶識甚深細，習氣種子如瀑流，我與凡愚不開演，恐彼分別執爲我」，有和合識就有相續心相。相續心相要在和合識破後，可以滅除。

相續心滅後，前七識已轉，第八阿賴耶識也已變爲淳淨智。唯識論云：「六七因地轉，五八果上圓」。八識轉成四智。六七二識在因地上未證佛果時就已經轉了。前五識及第八阿賴耶識，要證到佛果才能轉識成智。因此在第八阿賴耶識轉成淳淨智時，前七識早已轉智，所以相續心相已經滅除了。在和合識相及相續心相未經破滅之前，法身被妄念染污遮掩，不能顯現出來，到一切染污種子消除淨盡，微細的生滅也不存在，法身本體才能顯現

。和合識及相續相也都破滅了。前面講過無論如來藏、本覺、第八阿賴耶識轉成的清淨無垢識，同是一個如來法身。法身現出後，根本智清淨無染，淳而不雜，以前因有和合識，相續相，至此滅了後，根本清淨智也就自然而然的現出來了。

「此義云何？以一切心識之相，皆是無明。無明之相，不離覺性，非可壞，非不可壞。」

從上面所講，我們看出兩個道理，和合識與相續心是染污的，法身及如來藏都是清淨的。換言之，染污法破滅之後，清淨法不滅。識相，相續相，都是染污法，有生有滅，法身本體及如來藏就都是不生不滅，所以是清淨法。「此義云何？」染污法何以要破滅呢？「以一切心識之相，皆是無明。無明之相，不離覺性，非可壞非不可壞」。則因一切心識之相，全是虛妄分別心，也可說是無明。一切心識的分別，是由相上生起。凡夫分別心多，境界也多。反之，少一些分別，就少一分境界。一個境界生一個分別，有若干境界相，就有若干分別。心識之相皆由分別心生起，也就是由無明妄想而起，此之謂「無明的通相」，也就是一切心識之相。知見多，境界多，分別心亦多，心理智慧廣大的人，雖有境界，如同不見，而化爲無有境界。智慧低淺者則相反。所以境界的有無，視乎智慧的深淺作分別，境界不一定都是好的，也不一定都是壞的，但皆由無明而起。一切心識之相，完全是無明，無一例外，所以說「皆」是無明。

至於無明的「別相」。別相無明就是無始無明。無明從無始以來已經有了。並非先有覺性，而後有無明，實乃從無始以來，無明之相，就不離開覺性。無明的本體，不離覺性。「無明實性即法性」。實際無明本體原是空的。無明與覺性不離，離開覺性根本就沒有「無明」。無明就是不覺，簡單說：無明就是「不明白」「不了解」「不知道」。明白了就是「覺」，不明白就是不覺。沒有覺性就沒有「無明」，所以無明與覺性，原來是一種東西。

無明是染污的，覺性是清淨的，一爲生滅，一爲不生滅，故此無明與覺性，可以說是非一非異。無明不離覺性，所以非異。

覺性是不生滅，不可壞，但無明是生滅，是可壞的，因此非一。非異故非可壞，非一故「非不可壞」。只因無明之相與覺性體「非一非異」，所以說「非可壞非不可壞」。和合相，相續心破滅之後，所滅的無明之相，不是無明之體。無明之體，就是覺性。

「如大海水，因風波動，水相風相不相捨離，而水非動性。若風止滅，動相則滅，濕性不壞故」。譬喻說：大海中水，本無波浪，因被大風吹動，而現波浪。水相和風相結合一體，不相捨離，合而爲一，造成波浪。要知水本不動，因風而動，風就譬如無明，水就譬如覺性體。人因無明而妄想心動，其實心性本來常住不動，平靜如水。風（無明）如停息止滅，水即恢復平靜。佛教講地水火風四大，以地爲堅性，水爲濕性，火爲暖性，風爲動性。「濕性不壞」就是說，風相止滅，水性不壞。故無明（風）可滅，覺性體不滅。

「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，因無明風動，心與無明，俱無形相，不相捨離，而心非動性。若無明滅，相續則滅，智性不壞故」。如以上譬喻水風波浪的道理，可知衆生自性清淨心，本來不動，完全由於無明風的鼓動。學道之人，心如止水，如果忽然來一境界，那就是無明風來鼓動了。智慧深者，不爲所動，無定力者，就發生動搖了。所謂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人生在飲食行住坐臥之間，無明之風多得很。昔年六祖得五祖衣砵，惠明等數百人，欲奪衣砵，六祖幾乎喪生，就因無明風動而起，「心與無明俱無形相，不相捨離」。原來自性清淨，心與無明，都是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無形無相。但二者合而爲一，不相捨離。無明起後把清淨心鼓動，其實清淨心本來不動，因無明而動，如果無明滅，「相續」就隨之而滅。「相續」就指的是心。在唯識講，就是前七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前六識，加上第七末那。識能分別是非，造善惡業，前念生後念滅，生生滅滅，這就是相續性。如果無明滅，相續也滅，相續滅後，就顯出本有的覺性。本有的覺性是清淨的，不生不滅，因此相續可滅，而智性（本覺的智性）是不會壞的。重複一下說：和合相及相續相都是染污的可滅的，但智性，或說本有的覺性，是不會滅的。（未完）